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

臺灣省通志

卷七 人物志

臺文圖書公司印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臺灣省通志

卷七人物志
列傳篇　宗教篇
獨行篇　列女篇（全一冊）
學行篇
閨闈篇　流寓篇
技藝篇　外僑篇

監修　張　炳　楠
主修　李　汝　和
整修　盛　清　沂

出版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
臺北市延平南路一一一號
臺北電話：三三〇七四六・二七六九八號

印刷　臺灣省政府印刷廠
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一段二八八號
臺中電話：七　一　八　三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三十日

臺灣省通志卷七人物志

鄭延平郡王世家篇

第一章　鄭延平郡王世家上

延平郡王鄭成功者，其先光州固始人也。唐廣明中，黃巢犯闕，盜賊蠭起；光啓間，秦宗權陷固始，乃隨縣佐王潮入閩，厥後或居莆田、漳、潮等地，不一其處。至祖隱石者，始遷泉州南安之石井鄉，遂世爲南安人。大父紹祖，爲泉州府吏。父芝龍。母翁氏，日本女也。天啓四年七月，成功生於日本平戶之千里濱。當是時，芝龍隨顏思齊入居北港，往來閩、粵間，亦商亦盜。崇禎元年受撫，授以官（或曰授守備，或曰遊擊，不一）。三年，成功七歲，芝龍遣人迎自日本，居安平。芝龍偉其貌，以爲縉紳器，名之曰森，延師課讀；顯敏不凡。時，芝龍已別娶顏氏，成功事之孝，每翹首東望，戚然有劬勞之思，七年，成功十一歲，偶以小子當灑掃應對爲題，其後比云：「湯武之征誅，一灑掃也；堯舜之揖讓，一進退也」。業師驚其用意新奇。又通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，喜擊劍馳射。十一年，成功十五歲，補弟子員，試高等，食餼二十人中。十三年，芝龍累陞至署南澳總兵。十五年，成功十九歲，應鄉試；既至省，金陵衛士相之驚曰：「此奇男子，骨相非凡，

命世雄才，非科甲者」。時成功方銳意場屋，不以爲然也。十六年。初，成功娶雷廉道董容先之女，以賢稱；是年，生子經。十七年（順治元年），流寇李自成陷北京，思宗殉國。旋清人稱帝；福王即位於南京，以明年爲弘光元年（順治二年），封鄭芝龍爲南安伯鎭福建。成功方二十一歲，入南京太學，執弟子禮於華亭徐孚遠，及虞山錢謙益。說謙益以知人善任，招携懷遠，練武備，足糧貯，決機蔽，掃門戶。謙益曰：「少更事，知之易；行之難」。對曰：「行之在公等，度不能行，則去；能不我用，亦去；此豈貪祿位，徒事粉飾地邪？能將將，伊、呂一人；能將兵，虎賁三千足矣；不能，多益擾，衹厝間皆流寇也」！謙益改容謝；心是之而不能用。然偉其器，因字之曰大木。弘光元年（順治二年），四月，清兵陷揚州。五月，陷南京，福王被執。閏六月，唐王即位於福州。七月，改元隆武，晉封芝龍爲平夷侯，加太師，稱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。八月，成功隨父陛見，帝時未有嗣，奇成功容止，撫其背曰：「惜無一女配卿；卿當盡忠吾家，毋相忘也」。遂賜國姓朱，名成功；拜宗人府宗正，典禁軍，以駙馬都尉體制行事。

時清人施閏於江南者，爲內院洪承疇，於閩者爲御史黃熙胤，皆曾江人，與芝龍通聲問，帝以居常不寧。成功因間跪奏曰：「陛下鬱鬱不樂，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？臣受國厚恩；義無反顧，臣以死捍陛下矣」！十月，母翁氏歸自日本。隆武二年（順治三年）正月，命總統御管軍務，進兵江西之鉛山，尋又命出兵永定關。三月，封忠孝伯，拜招討大將軍，賜尚方劍；詔鎭仙霞關。四月，成功巡關歸，迎駕至邵武，尋奉命兼鎭永定關防守。六月，幕兵漳、泉。是月，清兵大舉入浙。初，弘光之覆，魯王監國於紹興；至是紹興陷，魯王走福寧，依建國公鄭彩。清軍遂進浙西，迫

仙霞關，洪承疇以王爵啖芝龍；芝龍心動，欲悉撤關內外兵。八月，遣使至清師納款；又以密使授意成功；成功厲聲先曰：「敵師已迫而糧不繼，空釜罔囊，吾將奈之何耶？速請太師急發餉濟軍，愼勿以封疆付之一擲也」！使遂不敢發語；回見芝龍曰：「向若道及納款，此頭已斷矣」；芝龍曰：「痴兒不識天命，固執乃爾，吾不給餉，彼豈能枵腹戰哉」！成功屢以糧請，皆不報，關兵遂多逃散；乃引兵還延平，登城周視，嘆息而回。是月清兵入仙霞關，帝從成功意，決計入贛，方至汀州，爲北騎所執，遂及於難。九月，清兵進駐泉州，清將貝勒博洛招降芝龍；芝龍以未獲洪承疇信，猶豫莫決。博洛知其以立唐王有疑懼心；致書曰：「吾所以重將軍者，正以將軍能立唐藩也；人臣事君，苟有可爲，必竭其力；力不勝天，必投明主而事，乘時建不世之業，此豪傑事也。若將軍不輔立；吾何用將軍哉；且兩廣未平，現在鑄閩、粵總督印以相待」。芝龍大悅，欲進降表；成功諫曰：「父總握重權，未可輕爲轉念；度閩、粵之地，不比北方，得任意馳騁；若憑高恃險，設伏以禦；雖有百萬，恐亦難一旦飛過。然後收拾人心，以固根本；大開海道，興販各港，以足糧餉；選將練兵，號召天下，進取不難也」。芝龍曰：「稚子妄談！夫以天塹之隔，四鎮之雄，且不能拒敵；何況偏安一隅」？成功曰：「父所見大概，未曾細料機宜，與夫天時，地利之有不同耳！清人兵馬雖盛，實亦不能長驅而入；惟以文人弄權，朝政瓦解；遂釀成煤山之慘；清人乘其天時，乃得排闥直入，以承大統。迨至南都，亦非長江失恃，蓋由君非戡亂之君，臣多庸碌之輩；遂使天下英雄飲恨，天塹難憑也。吾父若藉其崎嶇，扼其險要；則地利尚存，人心可收也」。芝龍曰：「識時務爲俊傑，今招我重我，就之必禮我；苟與爭鋒，一旦失利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，追悔莫及，豎子愼勿多言」！成功復牽芝龍衣哭諫曰：「夫虎不可離山，魚不可脫淵；離山則失其威，脫淵則死，吾父當三思而行」！芝龍不悅，拂袖而起。成功出，適遇季父鴻逵於途，告以始末，鴻逵壯之。入謂芝龍曰：「夫人生天地間，如朝露耳；能建功立業，垂名異世，則亦時不可失也。吾兄當國難之際，位極人臣；苟時事不可爲，則弟不敢虛鼓脣舌；況兄尚帶甲數十萬，艦舶塞海，糧餉充足；輔其君以號召天下，豪傑自當響應；何委身於人，此弟爲兄所不取也」？芝龍曰：「吾弟所言，非長遠計耳！甲申之變，天下鼎沸，亦秦失其鹿，故清朝得而逐之，業已三分有二。若振一旅而敵天下之兵，恐亦不量力也。不如乘其招我，全軍歸誠，棄暗投明，擇主而事，古來豪傑，亦往往有行之者；清朝正未必忍相棄耳」！鴻逵曰：「然亦不可不爲之慮」；芝龍曰：「人以誠心待我，我卽以誠心應之，何疑焉」？遂進降表。鴻逵恐成功被挾，乘間縱之去；率所部駐金門。芝龍召之同行；成功謝書曰：「從來父教子以忠，未聞以貳，今吾父不聽兒言；倘後有不測，只有縞素而已」。臨行，安昌侯王樑、吏部尚書張肯堂，侍郎朱永佑，將軍顧乃德苦諫不聽，平海將軍周崔芝泣語之曰：「誠惜明公二十年威望」；遂降。

十一月，芝龍至福州，見清貝勒王，握手甚歡，折箭爲誓，命酒飲三日夜。貝勒俟成功降，既而不至，芝龍嘆曰：「成功去，清朝其道斃乎；使君愛者，必此子也」！芝龍既薙髮，貝勒密與內院議曰：「聞芝龍不生桀黠多智，好持兩端。今單騎至此，實有觀望之意；若縱之去，恐有意外之慮；不如乘夜召其陛見，挾之北上；則蛇無首，其餘碌碌，無能爲也」。乃夜半拔營起，挾之而北。芝龍始悔；以未宿戒辭。貝勒曰：「公之左右僕從，悉在此矣，豈愛無行李費」？命

取二萬金置舟中，令從行者五百人，皆拘置別營，不可相見。既而芝龍又曰：「北上面君，是我本願，但子弟擁兵海上，素非馴良，脫有不測，我且奈何」？貝勒曰：「卽有之，無與公事；且亦非吾慮所及也」。芝龍既降，家人以爲可免暴掠，遂不備。旋清兵至，竟大肆淫掠。成功母被淫自縊死。成功大憤，剖母腹，出腸滌穢，重納之以殮；發喪起兵。時，成功意氣狀貌，猶儒生也。既力諫芝龍不從，又痛母死非命；悲歌慷慨，携所着儒巾、襴衫，赴文廟焚之。四拜先師，仰天曰：「昔爲孺子，今爲孤臣，向背去留，各有作用。謹謝儒服，唯先師昭鑒之」！高揖而去。

十二月朔，大會文武僚佐於烈嶼，設高皇帝位，擇日誓師，有「本藩乃明朝之臣子，縞素應然；實中興之將佐，披肝無地！冀諸英傑，共伸大義」之語。文移稱「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」。願從者忠勇侯陳豹，忠靖伯陳輝、忠振伯洪旭，忠匡伯張進，及施郎等九十餘人。收兵南澳，得數千衆，軍聲頗振；宗室遺老，多往依之。永曆元年（順治四年）五月，成功泊鼓浪嶼，自出家帑餉軍，以洪政及陳輝分管左右先鋒鎮，楊才及張進管親丁鎮，郭泰、余寬管左、右護衛鎮，忠定伯林習山管樓船鎮，柯宸樞、楊明爲參軍，杜輝爲總協理。時沿海諸島，各有所據。成功惟飄遊於鼓浪嶼，或出鎮海衛，以觀其變，待時而動。七月，合建國公鄭彩攻海澄，敗績。

八月，得鴻逵書，欲略泉州以爲根本；乃合兵圍泉州，列營桃花山，清提督趙國佐出戰，大敗之。

九月，清兵自漳州來援，圍解，成功回島。鴻逵藏舟泉港；自多祖春，郡邑戒嚴。是年，廣

西巡撫瞿式耜立桂王於肇慶，始改元永曆；尋成功聞桂王立，曰：「吾有君矣」！乃修表稱賀，遣江于燦至行在。永曆二年（順治五年），以樓船鎮忠定伯林習山等攻同安城，清守將祈光秋，廉郎出戰不勝，棄城逃；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爲知縣，舉人陳鼎爲教諭；以邱縉、林壯猷、金作裕等將守之。九月，清兵陷同安，屠之。知縣葉翼雲，教諭陳鼎，及守將邱縉、林壯猷、金作裕皆死之。

十月，晉封成功爲威遠侯。永曆三年（順治六年）正月，成功募兵銅山，以中衝鎮柯宸樞，援剿左鎮黃廷攻漳浦，清守將副將王起鳳降；遂由雲霄抵詔安，移屯分水關。令黃廷、柯宸樞等守盤陀嶺。四月，守漳浦清總兵王之綱，副將王邦俊，知成功移師詔安，乃分四路犯盤陀嶺。是日拂曉，大霧，人對面不相見，援剿左鎮黃廷、右衝鎮林習山不戰而潰；柯宸樞分兵拒戰，衆寡不敵，與弟中軍宸梅俱戰死。成功哀悼，建祠祀之。七月，封成功爲漳國公。十一月，伐潮州。

是年，全粵皆奉永曆正朔。永曆四年（順治七年）三月，成功入潮陽，知縣常翼風率父老郊迎。令洪旭駐鎮徵輸轉運。四月，移師揭陽，攻新墟寨，降之。旋以鴻逵就食揭陽，潮州守將郝尚久不納，引數千來攻；陳斌躍馬貫陣，獲其中軍陳祿，大敗其衆，尚久僅以身免。六月，攻碣石衛蘇利，不克，右先鋒林勇陣亡。既而郝尚久降清，成功議攻之；陳斌進曰：「潮郡東西環溪，只一浮橋通漳大路，必斷橋以絕援兵，然後紮西南圍攻」；從之。嗣以漳州援兵至，久攻不下；士卒多病，乃退兵潮陽。是時，成功征討沿海，迄無立足地。八月，鄭芝鵬至潮陽，說成功取廈門爲根據；時金、廈二島，爲魯王所封建國公鄭彩、定遠侯鄭聯所據；肆虐不道。成功與陳豹等議曰：「兩島本吾家土地，彼兄弟虎踞橫行，大不堪」。乃嚴部署，自揭陽回師，於中秋夜抵廈門。聯

方醉萬石岩，報至，不得通。詰朝出見成功舟中，交拜甚歡。成功笑曰：「兄能以一軍相假乎」？聯未及對，諸執銳者前矣；唯唯惟命。乃麾軍過船，聯軍皆降，海上悉屬。九月，設壇中左，請兵部主事萬年英宣勅行禮祭母翁氏。十月，以閩安侯周瑞爲水師右軍。時成功有潮陽之行，以水師四鎮鄭芝莞鎮中左，鎮將阮引、何德、藍登聽調遣；留夫人董氏，世子經監守之。十一月，至潮陽，行在有旨勤王。十二月，抵揭陽；清人已下廣州。與鴻逵議，以郝尚久歸清，揭陽終難久居；乃以鴻逵回守中左。

永曆五年（順治八年）正月，成功應西寧王李定國之請，至南澳備師，南下勤王。忠勇侯陳豹請見，告曰：「藩主統師勤王，先帝在天之靈，實鑒貶之；但聞二酋已破廣州；杜永和入瓊南矣；此去或恐不遇；而中左根本亦難捨也；不如將此南澳地方，聽命藩主駐節，居中調度，豹願前驅督同各鎮南下，詣會王師；候有信，請藩親行未晚也」。成功曰：

「爾固效忠；但我家世受先帝厚恩，捐軀難報；今有旨調師；雖越山險海，義當遵赴；豈暇謀及身家。爾當暫固地方，中左有急，馳赴援防可也」。

豹知成功意堅，從之。遂發南澳。是月，鴻逵、洪旭、施郎等俱回中左。二月，次白沙湖。二十五日，發自白沙湖，忽狂風大作，船綜飄散，成功坐舟桅折，危甚。管正坐船內司都督蔡進福以別舟接載脫險。詰朝，風息收港，已一日不得食矣。三月，至大星所，拔其城。是月，清福建巡撫張學聖，提督馬得功，漳州鎮王邦俊合師攻中左。督澄濟伯鄭芝豹載渡；阮引，何德不敵，鄭之莞亦遁。夫人董氏與世子經棄輜重逃，中左遂陷。閣部曾櫻自縊死。既而鴻逵至，以水師

截敵去路。旋施郎、陳墐等敗得功。鴻逵促成功班師回勦，成功曰：「奉旨勤王，今中左既破，願之何益；且咫尺天顏，豈可半途而廢。國難未報，遑顧家爲」。時三軍以家眷在廈，却顧而憂；脫巾可虞；諸鎭勸成功回棹；乃南向再拜曰：「臣冒涉波濤，冀近天顏，以佐恢復，不意中左失守，將士思歸，脫軍難禁，非臣不忠，勢使然也」。揮淚大哭，三軍哀痛。四月，成功至中左；聞歷年積貯全失。大怒，引刀自斷其髮，誓必殺虜。議廈門功罪，賞施郎、陳墐，按芝莞以律，與阮引俱斬。何德革職。鴻逵因退隱白沙。時，軍士鎭將，有藉勢互爲爭鬥者；施郎與弟顯，累有戰功，跋扈最甚，動輒凌人，各鎭皆受下風。先是後勁鎭陳斌每與抗，然有戒心，致率兵而逃。方成功南下勤王，郎託夢兆不佳弗從；乃以副將蘇茂代領左先鋒，迨成功班師回中左；既賞其功，而仍以蘇茂典其軍，部將萬禮亦拔爲鎭；卽以閒散有慍色。因請爲僧，以揣成功意；成功令再募兵許授前鋒鎭，不從。乃竟削髮不起見。尋因細故，以數人辱罵黃廷營，並毀其器物，成功誡之，郎陽諾而陰銜焉。又以親軍曾德請入成功親隨營，擒治德，成功馳令勿殺，不從；於是成功圖之益急。五月，施郎怨聲頗露，愈無所忌；成功遂羈郎及其父大宣弟顯；將置之法，郎以計匿蘇茂家，越日渡海，後降清，改名曰琅。是月，成功略地漳州之南溪，清將王邦俊迎戰於磁竈；成功曰：「欲圖進取，先從漳起；漳庸懦服，集兵裕餉，恢復有基矣，爾等勉之」。衆曰：「然」；遂大敗清軍，獲其馬匹輜重而回。六月，以隆武時宿將黃興管中鎭，黃興部將黃梧爲中權鎭副將。初設五營，以戎旗鎭前協陳倖管禮武營，戎旗鎭後協監衍管智武營，右先鋒鎭副將陳澤管信武營，援剿左鎭副將吳豪管仁武營，楊朝棟管義武營，以監督陳六御管北鎭，主北兵騎射

。七月，敗清兵於同安之龍窟。八月，續設五營，以中權鎮左營副將黃梧管英兵營，吳世珍管遊兵營、戎旗鎮正總班楊祖管奇兵營，林文燦管殿兵營，陳墣管正兵營。命陳啓設局督造軍器，以沈明管護衛左鎮、陳魁管後勁鎮。九月，成功略漳浦，大敗清漳州副將王邦俊及遊擊陳尚智於漳浦之濠涇，殲之殆盡，獲軍器馬匹無算。十一月，清提督楊名高率步騎數千援漳州，成功下令懋賞，親自督戰，遇於小盈嶺，名高大敗，僅以身免。乘勢徇漳浦，守將陳堯策獻城降。遣右先鋒黃廷、中權鎮黃興徇詔安，平和，皆下之。張名振、周崔芝、阮進等至白舟山，成功各授以水師鎮。

永曆六年（清順治九年）正月初二日，成功出兵海澄，是日潮乍漲，直入中權關，清海澄守將以城降。初十日，督師入江東，遣各鎮攻長泰縣，以提督甘輝主之。十七日，遇清副將王進於北溪，決戰自巳至午始解。三月初四日，清總督陳錦來援，成功以精銳逆戰於江東橋北，大敗之。錦隻身遁泉州。遂乘勝拔長泰。四月，取南靖；是時，漳屬各邑皆下，惟府城拒守，乃設二十八宿營，圍攻漳州，清將王邦俊嬰城固守，成功駐城南南山寺；漳屬各縣，亦命將鎮守。五月，清浙鎮馬逢知率兵來援，縱其入城，引兵出戰連敗之；乃固守不敢復出。定西侯張名振議就鎮門築水灌城，以水湍難施，乃立木柵，堅鏡篠，以爲久困之計。清舟師欲攻中左，解漳州圍；成功令陳輝爲總督率舟百餘，遇於崇武，大敗之。成功至浯州之青嶼，親論賞罰，既仍往漳州，督師攻城。七月七日，家丁李進忠等，殺閩浙總督陳錦來降。成功曰：「僕隸之人而皆戕其主，是天一無刑也」；乃賞其功而沈諸水。八月，漳城食盡，百姓餓死過半。九月，清金礪固山統浙、直滿、漢馬騎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萬匹，星夜入援，成功解圍，屯江東以待之。固山由長泰小路入漳城，成功久頓堅城，師老糧匱，遂退城南古縣，據險以待。金礪來攻，成功以火箭、火礮擊之。時秋厲方深，西風突發，煙焰蔽天，遮不見人，成功之師，不能相顧，遂致潰敗。鎮將黃山、陳倬、廖敬、郭廷、洪承寵俱陣亡，乃退保海澄。十一月，以義武營楊朝棟管右衝鎮，陳鵬管義武營。十二月，命正中軍都督張英兼理海澄縣事。是月，清兵犯平和，中權鎮黃興等擊潰之。

永曆七年（順治十年）正月，清兵掠海澄之石碼鎮，焚居民以遁。二月，清軍陷詔安、平和；承制斬戎旗鎮王怡。三月，清廷下閩撫張學聖、興泉道黃澍，泉州總兵馬得功，按察使王應元於理。初，浙閩總督劉清泰奏曰：「臣遵密諭，細察廈門一窟，素稱鄭氏老巢，撫臣張學聖，道臣黃澍，鎮臣馬得功，垂涎金穴，乘成功他出，潛師往襲，悉攫其家貲，以致索償修怨，海郡淪陷；三臣罪固難逭，至按臣王應元徇隱不奏，深負巡方言官之責」。至是，乃革職，下刑部獄。是月，水師前軍定西侯張名振啓曰：「名振生長江南，將數十年，今虜各處兵將，多係舊屬。茲金酋既併力於閩，勢必空虛浙、直，我以百艘，乘此長風破浪，直入長江，號召舊時手足，攻城掠野，因時制宜，搗其心腹，虜無暇南顧；藩主得以恢復閩省、會師浙、直，可指日待也」。成功然之；予兵二萬，携三月糧，兵部侍郎張煌言監其軍；並遣忠靖伯陳輝，中權鎮黃興，護衛右鎮沈奇，禮武鎮林順，水師後鎮施舉，智武營藍衍聽節制。軍次舟山，獲叛將金允彥磔之。尋屯崇明，復鎮江，登金山遙祭孝陵，三軍慟哭失聲。冬盡，撤回崇明。平原將軍仁武伯姚志章，誠意伯劉孔昭並以軍來歸，號召舊旅，聲勢大振。四月，清將金礪取海澄，劉清泰調水師出福，興二港，合攻

中左。成功令林察、周瑞、周崔芝、阮駿、黃大振分守諸港；而察船遭颶入興化港，遂被執，尋以議和釋之。是月二十八日，金礪出師，海澄守將郝文興告警。五月初一日，戍功至海澄，命知縣張英集民壯，備器械，協北鎮陳六御督仁武營吳豪、義武營陳鵬、智武營藍衍守城；並以各鎮分紮城外，成功自駐媽祖宮督戰。又以水師楊權、蔡新以遊兵援之。初四日，清兵迫大營半里許，以礮數百門猛擊，戍功軍傷亡甚重；諸將忿不可忍，詰朝請戰；乃以後勁鎮陳魁，後衛鎮葉亮先，各以選鋒數百前突；金礪伏騎起，礮火熾烈；葉亮陣亡，陳魁腿折，乃收軍。清軍礮擊兩晝夜，戍功營壘俱整而復摧，兵將驚怖偶語。初六日，戍功以宜令廖達傳諭曰：「此城之不守，尚圖恢復？本藩有計殺虜，生死以之；如有不敢守者，聽其回」。參軍馮澄世曰：「雖死無可去之理，恐將領未喻藩意耳」！乃以招討大將軍印付澄世，遍諭軍中，有能率衆得功者，願以印題讓。衆感奮，勞之以酒。戍功登臺以觀，諸將諫，戍功曰：「命繫於天，虜礮其奈我何」！張蓋而登。俄彈如雨至，衆請避，不從；請去蓋，亦不從。甘輝情急，強掖之而下；甫離，坐已碎於礮矣。時戍功以護衛前鎮陳堯策守鎮遠寨；金礪欲攻城，輒以寨是慮，因先圖之，礮擊營壘皆摧；乃掘地爲穴以處，戍功曰：

「虜本利在速戰，其所以從事礮擊者，欲我自退也；我退彼踵，則不知死所矣！虜計不售，而火藥又罄，勢將改圖。我料今夜必逞其礮火，詰朝必來攻城；但一戰而斃，無能爲繼也。虜欲薄城，必先越壕，而必先以空礮恫我。茲有約：虜空礮虛發者，是將來矣，即扼壕邊靜候；來則砍以刀斧，走則不許追逐。砍之壕邊不能盡也，虜有濟者，俟其畢濟，則銃礮齊施，諸鎮軍

出；彼前阻堅城，後臨深塹，逃無路矣」！

並令戎旗鎮神器營何明於壕邊埋設地雷。是晚，金礪以礮火鼓猛攻，五鼓清兵分三疊大至。成功親督戰，凡三進退，清兵不得越壕而進。俄東方漸白，其三疊滿將傾巢來，方半渡，地雷發，清兵死亡枕藉，城壕爲滿。成功揮各鎮齊出，乃盡覆其軍，金礪僅以身免。六月，徇粵東，師次揭陽，攻鷗汀寨不下，成功傷足。八月，成功回中左，以連復漳州各屬邑，晉爵漳國公。是月，成功屯揭陽。初於正月，芝龍曾諭清人求和意，成功以清軍掠中左爲辭，却之。嗣清廷下張學聖於理，啗成功以海澄公，晉芝龍爲同安侯，封鴻逵爲奉化伯，授芝豹左軍都督府左都督；至是再來求和。成功曰：「清朝亦欲紿我乎？將計就計，權措糧餉以裕兵食也」。乃復芝龍曰：

「違侍膝下，八年於茲矣。但吾父既不以兒爲子，兒亦不敢以子自居；坐是問候闊絕，即一字亦不相通。總由時勢殊異，以致骨肉懸隔。蓋自古大義滅親，從治命，不從亂命。兒初識字，輒佩服春秋之義。自丙戌冬父駕入京時，兒既籌之熟，而行之決矣。忽承嚴諭，欲兒移忠作孝，仍傳清朝面諭，有原係侯伯，即與加銜等語。夫既失信於吾父，兒又安敢以父言爲信耶！當貝勒入關之時，父已退避在家；彼乃卑辭巧語；迎請之使，車馬不啻十往還，甚至以啗父三省王爵。始謂一到省，便可還家；既又謂一入京，便可出鎮。今已數年矣，王爵且勿論，出鎮且勿論，即欲一過故里，亦不可得，彼言豈可信乎！父在本朝，豈非一堂堂平國公哉？即歸清朝，豈在人後哉？夫歸之早者且然，而況於後者？又可笑者，兒先遣王裕入京，不過固有訛傳父信，聊差員探息；輒繫之於獄，備極董楚。夫一王裕，亦做得甚事，而吠聲射影若是？其他可

知。兒於己丑歲，亦已揚帆入粵，屯田數載矣；不意乘兒遠出，妄啓干戈，襲破我中左，蹂躪我疆土，虔劉我士民，擄辱我婦女，掠我黃金九十餘萬，珠寶數百鎰，米粟數十萬斛；其餘將士之財帛，百姓之錢穀，何可勝計？彼聞兒將回，乞憐於四叔，幸四叔姑存餘地，得以棲歸；乃歸而又相貳敵讐。我將士痛念國恥家亡，咸怒髮指冠；是以有滘、泉之師，陳錦之授首，揚名皐之屢敗，固自出爾反爾之常。不特此也，異國如日本、柬埔寨等夷兵且睨畢至，亦欲行春秋大義矣！信如父命及清諭，猶且兩難；而以父所傳之諭若此，乃抄到部院劉清泰所賫之勅若彼，前後之言，自相刺謬。夫沿海地方，我所固有者也；東西洋夷，我所自生自殖者也；進戰退守，綽綽餘裕；豈肯以坐享者，受制於人乎？且以閩、粵論之，利害明甚；何清朝莫有識者？蓋閩、粵邊海也，離京師數千餘里，道途阻遠，人馬疲敝；倭之水土不諳，死亡殆盡；兵寡則難守，兵多必召集；召集則兵食難支；兵食不支，則地不可守。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土，此有害而無利者也。如父在本朝時，坐鎮閩、粵，山海寧謐，朝廷不費一矢之勞，倘兵之外，尚有解京。朝廷享其利，而百姓受其福，此有利而無害者也。清朝不效本朝之爾算，而勞師遠圖，年年空費無益之貲，將何以善其後乎？其或者將以三省之虛名，前啣父者，今轉而啣兒，非不信父言，而實有難信父言者。劉清泰果能承當，實以三省地方相畀，則山海無竭澤之虞，清朝無南顧之憂，彼誠厚幸。至於倘兵而外，亦當使清朝享其利，不亦愈於勞師遠圖，空虛幣金者乎！況時下我兵數十萬，勢亦難散；散之則各自嘯聚，地方不寧；聚之則師旅繁多，日費巨萬，若無省會地方錢糧，是眞如前者啣父故智也！父既誤於前，兒豈再誤於後乎？兒自本

朝，亦既賜姓矣！稱藩矣！人臣之位已極，豈復有加者乎？況兒功名之念素澹，若復作馮婦，更非本心；此可爲智者道耳。不然懸烏有之空名，蒙已然之實禍；而人心思奮，江南亦難久安也」！

九月，和議既啓，成功催科之師四出，清浙閩總督劉清泰不堪，以書來說，並以芝龍之安危相脅；不應。十月，以中權鎮黃興，前鋒鎮萬禮等徵龍巖餉銀二十萬兩。十一月，前鋒鎮赫文興，北鎮陳六御，右衝鎮楊朝棟等徵惠安、仙遊餉銀三十萬兩。十二月初一日，水師前軍定西侯張名振大敗清兵於崇明之平洋沙；清兵步騎萬餘，無生還者。是月，成功親率戎旗鎮巡南安、惠安，討不服徵輸者。

永曆八年（順治十一年）正月，初，芝龍諭和時，有先獻魯王之說，至是乃護魯王移居南澳，尋回金門。二月，成功延見清使於安平之東山書院，清廷以海澄公勅印相誘，成功不開讀，惟盛宴款之，曰：「兵馬繁多，非數省不足安插；和則高麗，朝鮮，有例在焉」。清使遂辭回。是月，成功措餉於福、興、漳、泉四府，派富戶追納；惟所遣將吏俱屯城外，不擾；計追納徵銀四百萬兩有奇。定西侯張名振、忠靖伯、陳輝溯江而上，遂復瓜州，觀兵儀眞，留六日，抵燕子磯，至京口，登金山寺望毅宗而回，仍駐崇明。親標營海鎮總兵甘輝勝將軍印都督同知顧忠，以偏師北略山東登州、萊州等處，次鴨綠江，薄高麗境，至天津，獲糧船百餘艘而還。名振尋攻吳淞，敗清副將趙祖，誅首四百，獲糧船三百七十艘。會議和，成功召還名振；惟義師多不欲南，相率散去。三月，清總督劉清泰再以書來勸和，不報。乃親督諸軍，巡視民情，以定剿撫；由南安小路至楓亭

登舟，駐鎮東、海口等衛。海壇，松下等海島小社不服，率師攻破之，以平夷侯周崔芝鎮其地。四月，援剿前鎮黃大振措餉興化，多不法，成功執歸中左殺之，以副將戴捷代其職。是月，西寧王李定國，進兵廣東，復高明，圍新會，來書約會師；乃以援剿前鎮戴捷率水師三千入粵，遂復潮州；尋亦不守。前提督黃廷，前衝鎮萬禮措餉於永定。清汀州鎮總兵王元綱來襲，敗其師於雷洲。督餉黃愷橫行暴斂，成功收而殺之，沒入私貲十餘萬。七月，晉封成功爲延平王。初擬七年五月，遣監督池仕紳奉表上捷於行在；至是兵部職方司主事萬年英賫勅來閩，晉封爲延平王，制曰：

「克紹彝倫，首重君臣之義；有功世道，在嚴夷夏之防。蓋天地之經常，實邦家之良翰。爾漳國公賜姓，忠猷愷摯，壯略沈雄；方閩浙之飛塵，痛長汀之鴟鏑。登舟灑泣，聯袍澤以同仇；嚙臂盟心，謝晨昏於異域。而乃戈船浪泊，轉戰十年；蠟表興元，間行萬里。作砥柱於東南，繁遺民於弁冕。弘勳有奕，苦節彌貞。惟移孝以作忠，斯爲大孝；蓋忘家而許國，乃克承家。銘具金石之誠，式重河山之誓。是用錫以册印，封爲延平王。其矢志殷弦，砥修矛戟；不建寧庭之業，永承胙土之麻。尚敬之哉」；

成功辭不受，仍以招討大將軍行事。另遣監督張自新隨敕使由水路詣行在，表謝海澄克敵有功將領中提督甘輝等封賞。是月，清福建提督楊名高，以成功「奉詔不恭，情其叵測」奏，閩浙總督劉清泰亦請派固山額眞移鎮閩、浙之間，於是清廷增兵來閩。八月，清使葉成格、阿山，偕成功弟鈺以泉、漳、惠、潮四府安插兵將勅至閩，並堅執先薙髮，後奉詔，成功叱之。九月，鈺長跪泣成功曰：「此番不就，全家難保，乞勉强受詔」！成功曰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